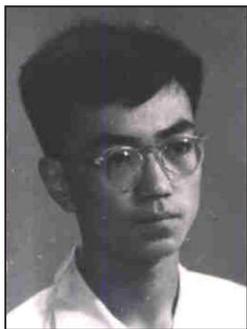


## 怀念佟允宪

○张 比（1968工物）



佟允宪  
学长

我们这辈人的日子真不禁过。在大学里苦读和疯闹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好像后来的几十年里什么都没干，眼睛一闭一睁，今天已经都是快“奔七”的颓然老翁（或老妪）了。可是也有的人虽然英年早逝，他的一生却有如一道闪电的光芒，在天空留下了耀眼的痕迹。想到这里，一位朋友的面庞就浮现在眼前，他就是物0学友佟允宪。

佟允宪（1946—1994）已经逝世快20年了。可是我还没有写下一点文字来纪念他。今天怀着虔诚与恭敬的心情写下一点文字，既是为了死者，也是为了活着的我们。

1963年8月我考上清华工物系，1964年3月中学母校校庆的时候回去见到杜建昌（他原是我们年级的，因病休学到了下一级），给了他一本清华的宣传册，建议他也报考清华工物系。没有想到，9月份开学时，不仅杜建昌考上来报到了，还有原来就认识的阎淮和顾逸东。因为经常到

宿舍去找杜建昌，和物0的不少同学就认识了。

后来“文革”开始了，1967年到江西串联时，与王克斌、王毓钟、王志忠、孙传耀等就更加熟悉了。再后来当起了逍遥派，和物0的一群男生经常在一起，其中就有佟允宪。

佟允宪是沈阳人，个子矮小，身材瘦弱，戴着深度眼睛，说话慢条斯理的，很风趣。说话的时候，他眼睛在镜片后面一眨一眨的，很真诚。不知怎的，我俩很谈得来，关系越来越近，差不多每天都要在一起聊一阵。

和本班的同学也许是太熟了，有些话反而不愿多说。和佟允宪这位低班学弟在一起，没有什么拘束，几乎无话不谈。

我俩在校园里漫步，有时在大礼堂前的台阶上坐着聊天，有时晚上在东大操场绕着跑道谈心。彼此说到自己的家世和经历，也说起心中的苦恼。我看他有时望着星空发呆，似乎有什么心事，问他有什么苦恼，他说他毕业于辽宁省实验中学，中学时就是学习尖子，和一位女生互相爱慕，二人愿结同心。但女方父亲是省委书记，不同意女儿找出身普通家庭的，要棒打鸳鸯。我说关键是女方自己的态度，如果她真的爱你，谁也拦不住。如果你也真的爱她，就大胆地与她交往，给她写信吧。后来他果然给那位女友写了信，继续交往。

后来我们越谈越深。我看他似乎还是心有戚戚，又问他为什么不高兴。佟允宪说自己的家族遗传有心脑血管隐疾，恐寿命不永，很想在年轻时多学些东西，在学业上有所造就。现在搞运动，停了课，自学吧，周围又有压力，很是苦恼。听了他的话，我心里一惊，也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他。

武斗开始后，我们都没有参加，逃到一个楼里，还常常在一起议论形势，希望武斗早点结束，复课毕业。他的头脑很冷静，说中央不会不管的，闹到时候，总会有人来收拾局面的。

1968年12月，我毕业离校。1970年3月，他毕业留校。我回清华的时候，去看过他几次。见到其他物0同学，也打听他情况。听说他刻苦钻研业务，颇有成就，很为他高兴。我也曾在学术期刊上看到他的论文，内容很深，脱离核物理专业的我，是一点也看不懂了，但我更为他高兴。

1994年底，我见到大一时的辅导员王晶宇（1965年毕业留校，曾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总务长，也是沈阳人），问起佟允宪，王惋惜地说，你还不知道，佟允宪去世了。我骤然惊住了。王告诉我，佟允宪就是脑血管破裂突然去世的。回想起当年的话，真是一语成谶。

后来我了解到，佟允宪毕业后在清华大学200号工作，历经助研、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担任过室主任、总工程师助理。1994年6月29日上午10时在班上突然发病倒下，于次日凌晨2时许逝世，年仅48岁。逝世原因为脑溢血。

佟允宪在单位同事心目中是一位极其

难得的人才。原则性强，关心周围同志，业务能力和组织能力出类拔萃，大家都认为他应该是院长的接班人。他的英年早逝让全院同事无比悲痛和惋惜。

我还了解到，佟允宪的妻子段晖，是他辽宁省实验中学同班同学（应当就是我和我提到的那位女友），她原来在部队工作，结婚后几经周折调到清华200号。身体不好，有风湿性心脏病，做过更换心脏瓣膜手术。在妻子患病、自己身体不好的情况下，佟允宪忘我工作，不知克服了多少困难！他去世的时候，女儿佟庆正面临高考，亲属和同事们隐瞒了不幸的消息，在她女儿高考后才告诉她。为了照顾母亲，考上了北京工业大学的女儿，连续四年在清华借读，完成了学业。毕业后佟庆也在清华工作，婚后育有一子。

在短短的十几年里，佟允宪完成了多个重大科研项目，有多篇重要论文发表。特别是他亲自参加的863高技术发展计划项目“10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反应堆”，在他逝世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是我国核反应堆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性成果。

2001年1月11日的《光明日报》文章说：1994年6月30日，负责高温堆总体建造的佟允宪教授，因准备10兆瓦高温气冷堆安全评审而过度劳累，在会议室突发脑溢血死亡。“建堆报国造福千百万；呕心沥血尽瘁八六三”，同志们用这幅挽联高度评价了他的功勋。

与佟允宪教授同样为了完成高温堆任务而献出生命的还有一位郭人俊教授。在高温堆设计的紧张时刻，负责控制系统设计的郭人俊教授不幸身患癌症。他强忍着病痛，用一个寒假把整（下转第158页）